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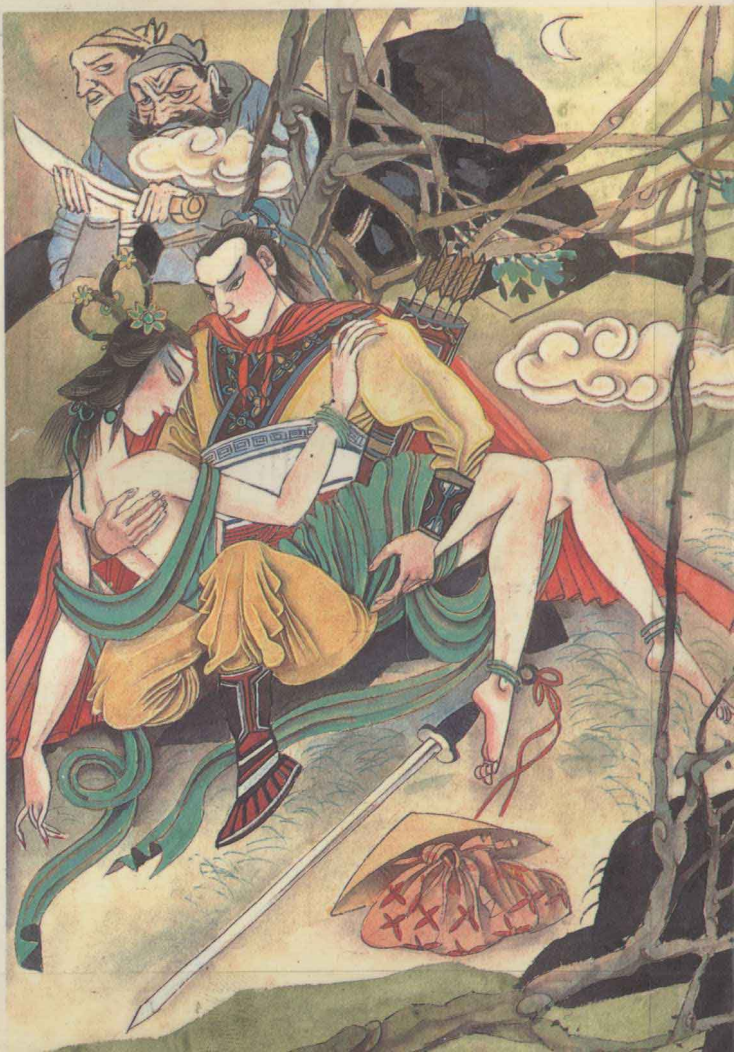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留情江湖传 ①

天香飘

4



留情江湖传^①

天香飙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四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云起风生 怪鸟劫美

麦小明道：“我怕活不能求死不成的活罪！”

他微一停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假如一个人一只手臂生在后背上，你说那难不难看？”

钟一豪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等事，我也想到过，如是天生成的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他放声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不过咱们可以放心，今生今世咱们决不会从后背之上，长出一只手来。”

麦小明举手拍拍脑袋，道：“我害怕的就是这件事，前胸长出一只脚，后背生出一只手，人也变成了白痴一般，不知自己的奇形怪状，反而沾沾自喜，活在世。”

钟一豪道：“你不要异想天开了！哪会有此等之事。”

忽然想起了谷寒香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咱们要快些找夫人啦！”当先一迈步，出了船舱。

放眼望去，只见谷寒香左手抓着一只荷花，右手却扯住那青衣童子，在水中载沉载浮。

钟一豪急急叫道：“小兄弟快出来，夫人被困在水中了。”

麦小明缓步走出舱门，抬头望望那无际蓝天，放下手中长剑，纵身一跃，扑入水中，抱起谷寒香，划近船缘。

钟一豪探手下去，拉起了谷寒香，但谷寒香手中仍然抓住那青衣童子不放，钟一豪只好连那青衣童子一并救了起来。

麦小明一跃登舟，说道：“如若一个人常年被铁链锁在水

中,当真生不如死了。”

钟一豪伸手把谷寒香拖近画舫,但她右手仍然紧紧抓着那青衣童子不放。

麦小明右手一推那青衣童子,借势也跃登上舟。

谷寒香全身罗衣尽为水湿,紧紧地贴在那玲珑纤小的娇躯上,长发散垂满肩,不停地滚着水珠。

钟一豪凝望了一阵,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烈的心跳,慌忙别过头去,低声问道:“夫人受惊了?”

这位娇艳绝世,柔美无匹的玉人,外形看去,虽甚怯弱,但在面临着死亡时,却有着过人的勇气,只见她缓缓举起玉手,拂拭一下脸上的水珠,微微一笑,说道:“不要紧,我一点也不怕。”

麦小明缓缓捡起长剑,无精打彩地倚在舱门上,叫道:“夫人——”

他从未这般地招呼过,谷寒香听得微微一怔,道:“什么事?”

麦小明叹道:“我想告别了。”

谷寒香道:“你一个孩子家,到哪里去呢?”

麦小明道:“我要跑在那人迹罕至的大山里,躲起来,今生今世,也不出来了。”

谷寒香奇道:“为什么呢?”

麦小明两道眼神缓缓由谷寒香和钟一豪脸上扫过,说道:“你们将来一定会被抓到万花宫去,被那惨酷的老人,把你们的手臂移置后背,一条腿移置到前胸上,人也变得痴痴呆呆,除了吃饭睡觉之外,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”

他说到激动、惊恐之处，突然举起了手中长剑，遥指着谷寒香道：“那时候，你所有的美丽，都将失去，变成一个丑怪无比的女人，任何人见到你，都将掩目而逃……”他心中似是有着无比的冲动，愈说声音愈大，说到最后几句，简直是尖声大叫。

谷寒香先是为麦小明的话，生出了惊恐之感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美丽有什么好，只要能替我大哥复仇，我变得再难看也不要紧。”

麦小明呆了一呆，软软垂下手中长剑，他似是被谷寒香几句话，说得平静下来，愕然望着谷寒香，道：“你一点也不惜爱自己的美丽么？”

谷寒香摇摇头道：“我一直没有惜爱过自己的容色。”

钟一豪忽然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你念念不忘的是替你大哥复仇。”

谷寒香道：“我也有很多心事，但一想到大哥惨死、仇恨，这心事都完全被掩遮了去。”

钟一豪突然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不是不怕死么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是啊！死有什么好怕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你既然从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那么世上万事万物，于你便也再无影响了。”

他直到此刻为止，仍在仰天大笑不绝，他心里似乎想起了什么得意而有趣之事，是以便将自己此刻处境浑然忘却。

麦小明茫然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语声微顿，突地大喝道：“你笑些什么？”他此刻正是满腔悲激愤怒，见到别人笑得如此开心，忍不住又发作了出来。

钟一豪哈哈笑道：“你既不怕死，遇着难以忍受之事你就不妨立刻去死好了，那么人生对你，还有什么烦恼？”

谷寒香微微一笑，只见麦小明仰首望天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突也放声狂笑起来，道：“是极是极，既不怕死，人生还有什么烦恼？”

笑声未了，钟一豪突地低叱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噤声！”笑声已顿，凝目望向花林。

谷寒香、麦小明一齐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花林深处，人影闪动，移动得十分迅快，却不带丝毫声息。

麦小明目光一亮，道：“来了！”

钟一豪道：“什么来了？”

麦小明满面现出兴奋之色，道：“万花宫！”

钟一豪回过头去，凝目望了谷寒香一眼，沉声道：“夫人，前途越来越险，我……”忽然长叹一声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这一声轻轻的叹息，其中包含了多少沉重与痛苦，谷寒香幽幽一叹，垂首道：“无论前途多么凶险，路总还是要走的。”

抬目望去，只见麦小明入林已有十余丈，但却没有再遇暗袭。

他持剑当胸，放眼四顾，似乎觉得十分奇怪，又似乎觉得有些失望，这热血冲动的少年，随时随刻，都希望有些新的变故刺激，他也许太过愚笨，永远都不愿也不能去享受安宁的美味。

钟一豪护在谷寒香身侧，默然入林，他心头的沉痛已非任何言语与文字所能形容，谷寒香虽能了解，却又拒绝承认。

微风过林，虽正春浓，但看来却有如残秋般肃杀而萧索。

麦小明微一耸肩，回首笑道：“没有事了，这倒真奇怪得很，我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只听见花林深处人影一闪，传出皇甫天长冰冷的话声：“由此入林，沿道而返，一回待客精舍，立即离开此地，我负责保护你三人的安全，你三人只要走错一步，这花林中处处都是埋伏，处处都有杀机。”

钟一豪不理皇甫天长的话语，却向麦小明道：“你怎地知道这些必是万花宫中之人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不是万花宫中人是谁？”

钟一豪怔了一怔，沉吟半晌，转首瞧了谷寒香一眼，目光中满是询问之色。

谷寒香柳眉微颦，轻轻道：“我们此刻进既不能攻，退也无处可退，只好先回至待客精舍，再作计议，静观待变。”

麦小明长剑一挥，道：“走！”肩头微耸，当先掠下船去。

钟一豪刀交右手，匆忙地脱下了身上的外衫，轻轻披在谷寒香身上，刀势一转，拉着谷寒香跃下画舫。

谷寒香一手紧紧拉着钟一豪的衣衫，掩着自己水淋淋的娇躯，眉宇间却突地泛出一阵黯然的神色，在她心底深处隐藏，而压制着的情感与忧郁，在这一瞬间，似乎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一些。

麦小明手挥长剑，疾地掠入花林，突见三道乌光，迎面袭来，他身形一翻，凌空一个转折，三支劲弩，一齐自他胸前掠过，余势未歇，满带锐风，击向随后而来的谷寒香身上。

钟一豪大喝一声，手腕疾扬，刀光一闪，砍中了三枝长箭的箭身，竟将这三枝长箭，一刀砍为六段。

麦小明回首道：“林中似有埋伏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”

剑光一挥，化做一团瑞雪以剑护身，刷地掠入林去，他竟一反刚才畏怯之态，变得非常勇猛。

麦小明长剑一扫，大喝道：“什么埋伏！什么杀机！”随地一剑，将身侧一株花树截为两截。

谷寒香微一皱眉，道：“时景非常，你怎地还要如此冲动。”

麦小明道：“我就不信这一套……”

忽听花林深处，隐隐传来一片厮杀之声，兵刃相击，互相叱骂，其中偶然还夹杂着一两声震动人心的惨呼。

钟一豪、谷寒香对望一眼，钟一豪道：“万花宫中之人已经来了。”

麦小明道：“最好最好，混战一场，倒也痛快得很。”身形闪处，笔直向厮杀之声传来的方向掠去。

谷寒香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这孩子……”

钟一豪道：“好孩子。”跟着麦小明之后，向前赶去，只见他握刀的手掌，青筋隐现，他似乎也要将心中的沉重，以流血发泄。

麦小明前掠了三丈，花林中突地风声一响，又有三支长箭，划空击来，麦小明大笑道：“这就算得埋伏！”方自一剑震飞了三枝长箭，身侧另一处方向，突地又有四支长矛刺出，麦小明身躯一旋，但见一溜青光，一阵声响四枝长矛，全被震飞，但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却又有三支长箭，呼啸着射向一身水湿的谷寒香。

钟一豪大喝一声，震飞了三支铁箭，只听花林中一人厉叱道：“再不改道，乱箭立将如雨而下，你两人能护得了她么？”

麦小明大笑三声，道：“区区乱箭……”笑声突顿，回首望了谷寒香一眼，掌中的长剑，竟缓缓地落了下去。

谷寒香秋波一转，心中大是感动：“这孩子居然也会替人设想了，为了我，怕我被乱箭所伤，居然强制了怒气……”

一念至此，她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你若不愿受气，只管往前冲好了。”

麦小明木然当地，怔了半晌，突又仰天笑道：“我何苦与这些人一般见识，若是江南双豪自己动手，我还不妨与他拼上一拼。”

话声一了，立刻向来路走回，钟一豪叹道：“这孩子……”

谷寒香道：“好孩子。”

渡仙桥那边，待客精舍外，苗素兰、余亦乐、以及江南三龙等人，都一齐站立在桥边。

他们眼望着桥那边的花林之中，烟尘飞激，还有一阵阵叱声，惨呼声，弓弦激震声，利箭破风声，以及兵刃相击声……

但他们却谁也猜不透花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钟一豪与麦小明已与江南双豪发生激战，抑或是“垂杨村”来了外敌？

余亦乐负手而立，双眉微皱，面色虽然极为沉重，但神色间却仍是安祥的。

苗素兰与万映霞并肩立在一起，四道秋波，焦急地凝注着花林，苗素兰道：“这一定是‘垂杨村’来了外敌。”

万映霞柳眉一扬，道：“有了麦小明那闯祸鬼在那里，还怕打不起来么？”

江南三龙本已坐立不安，一会儿长吁短叹，一会儿走来走

去，一齐站下脚步，“喷火龙”刘震道：“他们若已动手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突听一阵铜锣之声响起，锣声急迟，显见敲锣人心情甚是急躁。

接着，又有三支响箭，破空而起，嘶之声，响彻云霄。

“喷火龙”神色更是紧张，沉声道：“我们冲过去。”

万映霞立刻接口道：“一定要冲过去，否则婶婶若是出了变故……”目光转向余亦乐。

余亦乐干咳一声，皱眉道：“我等若是一齐冲过此桥，立刻便是不死不休的混战之局。”

他缓缓顿住话声，目光望向苗素兰。

苗素兰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依我之见，大家还是稍安勿躁，在我们未明真象之前，还是静观待变的好。”

余亦乐道苗姑娘说得不错，江南双豪虽然狂傲，但以在下之见，他们决然不敢出手伤害夫人。

忽听万映霞叫道：“啊！婶……公主回来了！”

群豪转眼望去，只见谷寒香衣袂飘风，慢步行来，人已到“渡仙桥”头。

钟一豪、麦小明紧随她左右相护。

苗素兰急步迎上去，低声道：“夫人受惊了……”忽然发现她衣履之上，湿水未干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谷寒香举手理理散垂的长发，道：“我跌到水里了。”

苗素兰转眼望去，只见钟一豪、麦小明脸色冷肃，似是余怒未息。

她为人沉稳，一看两人神色，心知发生了严重的变故，素来不知忧苦为何的麦小明，也变得那般沉重，想来事情决不简

单，当下不再多问，缓伸玉腕扶着谷寒香，并肩儿走过“渡仙桥”。

多爪龙李杰望了麦小明一眼，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可是跌落入水中了？”

麦小明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就凭江南双豪，岂能把我推入水中，是我自己高兴跳进去。”

余亦乐迎着钟一豪，低声说道：“钟兄，事情可有个结果么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皇甫天长和谭九成，已经闹成了僵局，但皇甫天长仍不允我们留住江南，限天色入夜之前，要我们离开此地。”

余亦乐道：“适才对面的花树中一片铁箭啸风之声，可是你们和人动手？”

钟一豪仰天大笑，道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江南双豪反目之争，还未结果，‘垂杨村’又有强敌压境，如若咱们再借机出手，‘垂杨村’瓦解冰消，不过是弹指间事！”

余亦乐道：“不知来人是哪一道上的人物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万花宫那残酷老人的属下！”

苗素兰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你刚才可曾看到一只大鸟飞过？”

苗素兰摇摇头，道：“未曾留心。”

万映霞却点点头道：“我看到啦！”

麦小明脸色一整，道：“那大鸟最爱生食人肉，和那万花宫中的老人一般残忍。”

万映霞道：“一个大鸟儿，有什么可怕，难道它还能凶得过

老虎么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和你们女孩子说话，当真是难说得明白，我倒真希望咱们都到万花宫去瞧瞧，让你们见识一下，胸前生手，背后长脚的奇形怪人。”

万映霞一嘟腮帮子，冷冷说道：“不愿说就不说算了，吓唬哪一个！”

麦小明道：“谁吓唬你了，哼！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

万映霞怒道：“你骂哪个？”

麦小明双目神光闪转，在万映霞脸上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凶什么？就算我骂了你，又怎么样？”

万映霞唰地一声，抽出佩剑，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别认为我很怕你。”

麦小明脸色一变，回目望了钟一豪一眼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算你比我厉害好了！”缓缓退到钟一豪的身侧。

谷寒香星目转顾麦小明一眼，道：“你倒是长大了！”

麦小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她如不是一个女孩子，纵然我明知打她不过，也得斗她一斗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突然几声凄厉的长啸，传了过来。

啸声未绝，对面花树林中，传来了铁箭划空之声，几声厉喝紧接着传了过来，兵刃的交击之声，隐隐可闻。

显然，强敌已冲到了对面花树林中。

钟一豪一皱眉头道：“看情形江南双豪已经抵不住来犯强敌，被人冲入腹地了！”

他微微一顿，回头对江北三龙说道：“三位暂请守住渡仙

桥，不论什么人，一律挡驾。”

江北三龙齐齐应了一声，拔出兵刃，疾步行了过去。

余亦乐回头叫道：“苗姑娘。”

苗素兰道：“余先生，有何吩咐？”

余亦乐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咱们如若出手，江南双豪翻目成仇，实力大分，纵然有着厉害埋伏，重重的机关，也难挡背腹受敌之攻。”

苗素兰道：“江南双豪虽然对我们大不礼貌，但来人是何存心，亦是毫无所知，取舍之间，实叫人难以决断。”

她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咱们最好是双方都不帮忙，养我实力，待了然全盘情势之后，再下手不迟。”

麦小明道：“江南双豪虽非善良之辈，但来人更是恶毒可怕。”

余亦乐接道：“怎么？你知道来人是谁么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自然知道了！”

余亦乐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万花宫中那残酷老人的手下！”

余音甫绝，忽听一阵呼呼风响起自头上。

麦小明拔出长剑在头顶之上，舞出一片剑花，护住身子道：“那恶鸟来了！”

群豪抬头望去，果见一只巨鸟展翼而来，双翅扑扇之间，风声呼呼震耳。

余亦乐双眉一皱道：“好大的鸟儿，我走了大半辈子江湖也未见过。”

钟一豪探手拉出缅铁软刀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快请亮出兵

刃，这怪鸟力大无穷，别要它伤到人！”

他这一喝，群豪果然一齐抽出了兵刃，苗素兰、万映霞一前一后，把谷寒香挟着在中间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那怪鸟在几人头上绕飞不息。

麦小明突然横移到钟一豪的身侧，说道：“那怪鸟身上坐着人！”他完全去了平日的豪勇，脸色苍白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。

钟一豪低声说道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你一向勇猛绝伦，此刻何以这般胆怯？”

麦小明道：“不知为何，一听到万花宫三个字，我心中就有些害怕起来。”

他微一停顿接道：“唉！也许是你们没有到过万花宫，看到那残废老人的手段。”

但见那怪鸟双翼一束，落着实地。

鸟背上果然坐着四个人，除了一全身黑衣的道装童子之外，其余三人，个个奇形怪装，一个独臂，一个单腿，还有一个背后之上生出一只手来。

谷寒香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人世间，当真有这等奇怪的人，奇怪的事。”

麦小明道：“哼！你们现在信我的话了吧！”

那黑衣道装童子，跃下鸟背之后，两道眼神，一直紧紧地盯注在谷寒香的身上，缓步向前走了过来。

万映霞娇声喝道：“停下，再往前走一步，立时要你试试我手中宝剑。”

那黑衣道装童子，举手一招，三位断臂，缺腿及那三只手

的怪人，齐齐向前走来。

万映霞看到那奇形怪装的人，心中甚是害怕，为了壮胆，手中宝剑，不住地摇动着，目光闪照下，寒芒耀目。

那黑衣道装童子，对万映霞喝叫之言，充耳不闻，仍然大步对着谷寒香走了过来。

苗素兰柳眉一耸，低声对谷寒香道：“夫人小心了，快请后退几步。”

谷寒香道：“我一点也不怕。”口中答应着话，人却依言向后退去。

苗素兰回头说道：“钟兄，余先生请全力保护公主。”人却纵身一跃而上，右腕一抖，一条长长的白色绢带，直向那黑衣道装童子身上绕击过去。

就在她白绢绕击出手之时，那黑衣道装童子右手一招，迅快绝伦地拔出背上长剑一挥，一片寒芒闪动，苗素兰手中白绢，被斩断数尺。

麦小明道：“他用的剑法，也是万花宫中之学，一点也不错啦。”

苗素兰看他一剑斩断绢带，芳心中大为吃惊，暗暗忖道：此人小小年纪，怎生有这等强劲的腕力？

要知那绢带乃异常柔软之物，那道装童子宝剑一挥之间，竟能迎空把那绢带斩断，这份腕力就足以惊人了。

那黑衣道装童子，有着无比的沉着和冷静，一剑斩断了绢带，竟似若无其事一般，仍然大步向前走去。

万映霞探手入怀，摸出两个小巧的银梭，冷冷喝道：“你如再往前走上一步，我就要打出手中暗器了！”

黑衣道童恍如未闻，望也不望万映霞一眼仍然大步而行。

那三个断臂、缺腿、三只手的怪人，紧随在黑衣道童身后而行，对直向谷寒香走去，四个人，八只眼睛一齐投注在谷寒香的身上，似是对其他三人，根本未放在心上。

一向燥急的麦小明，此刻突然形态大变，畏缩在一侧，默然不言。

所有的人，似是都为那三只手的怪人所震慑，默然不言。

只听万映霞娇叱一声，玉腕一挥，两道银光，电射而出，一前一后，直对那黑衣道童打了过去。

那黑衣道童神色从容，手中长剑一挥，登时洒出朵朵剑花，两只亮银梭，尽为那剑花击落。

钟一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剑法！”突然纵身而上，手中缅铁软刀，一招“横扫千军”拦腰斩去。

那黑衣道童身躯一侧，手中长剑疾起，直刺“玄机”要穴，对那横里斩来刀势，直似不闻不见。

钟一豪心头一震，暗道：这是什么打法，一出手就是两败俱伤的惨局。

心念转动，人也随着疾跃而起，倒退三尺。

黑衣道童一张雪白不见血色的脸上，毫无表情，仍然大步对着谷寒香走去，直似一个毫无灵性的木偶，对生死全不担忧。

钟一豪有了一次经验，不敢轻敌燥进，手中缅刀一招“大鹏舒翼”斜斜劈斩过去。

黑衣道童，手中长剑一颤，反向钟一豪右腕刺去。

他这一还击出手钟一豪立时找出攻敌的路子，缅刀立时

一变，连环反击过去，倏忽之间，连续攻出了五刀，寒芒绕飞，化出重重刀影，挡住了那黑衣道童的去路。

那黑衣道童手中长剑随着钟一豪的刀势，也变得迅若闪电奔雷一般，洒出朵朵剑花，护住身子。

激斗中，忽听一声怪叫，那黑衣道童身后三个怪人，突然疾跃而起，一齐向谷寒香猛扑过去。

别看这些残臂缺腿，奇形怪状，但他们跃扑之势，却是疾快无比，但见三条人影，迅快绝伦地由钟一豪和那道装童子头顶之上，疾飞而过，有如三条巨鸟一般。

万映霞、苗素兰同时惊叫一声，长剑和绢带，一齐扫击出手，分向三人袭击。

余亦乐、文天生也同时大喝一声，纵身而起，悬空扑去。

江北三龙，护守渡仙桥，相隔较远，心中虽然急于赶来援救，但形势严峻，三人身法再快，也来不及。

只有麦小明横剑站在一侧，直如未见，不肯出手。

但闻一阵疾风声，那落在地上的怪鸟，突然展翅而起，疾扑过来。

形势已成了混战之局。

苗素兰手中的绢带先到，一式“横扫千军”，猛向三手怪人击去。

万映霞剑舞“云雾金光”幻起片片寒芒，护住了谷寒香。

那三手怪人，后背一手，似是毫无用处，软软地垂着，右手却疾快地一伸，硬向苗素兰那绢带之上抓去。

苗素兰玉腕突然加力，绢带呼地一声，缠在三手怪人的身上。